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蟬史 卷之二 庚申日移碑逢怪物

天齊太乙，因求福以降神；慶忌於，待呼名而執役。彼看碑於沒字，恥落秦，茲玩物以有情，榮修禹鼎。 指揮顧燭生曰：「先生策之若何？」燭生曰：「此別寇，非黑魚頭黨也；其敗倭之餘燼乎？公不宜出援，惟靜以制動。且吾聞神泉之兵，多搦盜者。安知非虛聲吆喝，以逐其主兵乎？」指揮曰：「吾誠不忍斥言！副衛利君，故石龍鄉人。聞其出洋會哨，遇賊未嘗接戰。所率三部之眾，勇者恥之，怯者憐之；為人所狎視久矣。其兵不勝而驕，不貧而怨；民畏之如虎，賊戲之如兒。連年無一矢之庸，累舉失片帆之利，則軍政可知也。然擁重兵而不一援，賊至可乘其疲，賊不至轉失吾勢矣。」

燭生曰：「近日倭中多用腹裡人，略不厭詐，吾一出，賊必偽遁。俟吾歸，潛躡吾後，不為之備，軍必潰。即為之備，勞無功。若嚴兵以待之，賊自退入海，不敢久駐。公速往神泉，捕倒戈之亂卒，而呈投贖之懦夫。是清源之舉也。」指揮悟，呼浴汗卒來訊，已走匿不知所之。蓋賊知指揮善戰，故攻神泉以誘之，使援於隘口，分兩路蹙之，志在全勝。來報之卒，為賊給指揮者也。調奇計已成，詭蹤遂隱。指揮乃練兵於講武場。明給坐糧，暗實行囊。

二日後，聞賊解去，即疾馳至神泉。利副衛亦返其舍。指揮責曰：「賊未攻汝，而輒走者何耶？」利皇然答曰：「求庇新城耳！」指揮曰：「吾待汝兩日，胡不來？」利又答曰：「無顏入帳下，暫羈於村。」指揮大笑而不復詰，坐不移時，左右擁七叛卒至。搜其家，得賊中偽符敕；視其臂，各貼敷藥紙。揭去濯之，字如刺繡。指揮怒曰：「此內訌之蠢賊也！事起於何年？術行有幾任？」皆大聲曰：「軍食少，不得存活。遂激則為此，增外糧，聊救一家之饑。引內擾，罔知一路之哭。彼計至今日而敗，偽官在利君之前。」指揮命縛以送縣，而呈揭利某云：

竊見轄神泉所副指揮使利達者，本以游民，冒為打手，擢汛弁。則借魚鹽之潤；領舟師，而蒙島嶼之羞。戎伏莽以焉知，火焚居而不戒；徒惜見危之命，總無防患之心。國其安賴此臣，土孰與之為伍。某日時，倭之餘孽，境入無人，該所官，識後知難，身先亡命。無能招其部曲，即已遁於山阿。緣其耳目無官，掣肘有貳心之賊。是以門庭致寇，解圍艱一旅之師。未可恕留，亟宜提勘。倘員仍膺閭寄，事可寒心。惟叛卒已具爰書，罪均擢髮。職謹揭。

節度使閱揭帖，大叱咤。呼軍將曰：「為吾將佩刀，決利達首來！」左右皆震悚。一判官進曰：「前此坐堂皇者，每聞海警，自矢不戮一人。今閣下立法之初，兵樞轉關，是用重典，真節鉞事也。更有請者，磔其叛徒於故處，而械主兵於廣州城門，以令海濱之不職者。苟人人知奮，回心革面，以贖不赦之誅，則此囚亦鞭而釋之，無使一人獨就死地。若竟無創懲，若草木之芟夷蘊崇，重典行而亂國治矣！乞裁度焉。」節度使默然久之，曰：「誠然，且從君議。」遂優禮謝指揮。令兼轄神泉，會同通州刺史，寸斬七叛卒於神泉所。逮利達至省中，荷械坐城門下，觀者如堵，不盡擲揄。或曰：「此捕賊未能，而詭為讐聲者也。聞械重百觔，真能負大任者歟。」或曰：「彼食餉不足，而有外心。行當瀝血祭纛神，碎肉餉癩狗耳。謂此君之頭，宜木而不宜金。吾且未信。」利達大呼曰：「玩國法者不獨我，我先受其誅，處置早十年，盜猶可已。我之同類，尚有罰不及死者。今已矣，東西江之木，不足為械；新舊城之門，盡堪懸首。悲哉！」因泣下。城門邏卒，殆無不膽色俱戰者。節度使乃為告誡文，刻木榜置戟門左云：

節制嶺南諸道，佩五印，兩上方劍，隴西公論各路都督水陸指揮，及有守土責者知之：將領不可以木偶為也；職官不可以萍蹤聚也。曾統千百人，不知其痛癢。謂之木偶，徒為升斗計。無志於公忠，謂之萍蹤，同病而不相憐，依古然矣。然苗莠粟秕，要非於前，簸於後，無以清帝廩，肅神倉也。今天下雖承平既久，大聖人則惕厲方新，命吾訓誨爾曹，臚列科條，非泛論矣。

一、各鎮官皆海隅鼃足，閣上龍頭，應無頹廢之虞。

且有猷為可採。凡弁兵無犯法，寇盜盡銷聲者，上考，亟請於朝。錫蟒玉。

各鎮官從無建白，謹守戒行，弁不害民；兵無缺額，遇有盜寇，隨時剿捕。雖不能盡，亦未敢縱奸者，中考。免歲察。各鎮官昧於大體。頗涉驕矜，不恤人言；竟荒禽色，以致毛賊橫行，卒無鬥志者。下考，付戲下問狀。請內察。

各鎮官恃其助階，虎視一方，求金索賂，以飽貪壑，貔貅側目，時見逃亡，又復諱言竊發，粉飾苞桑者，隨時請逮治。稍輕者，即依利達法處置。重則與眾棄之。

一、各軍衛官，不能緝盜，何至為盜？不能練兵，何至縱兵？其本轄無失事地方，遇鄰境奸匪，多方堵拿，勿使蔓延者。上賞，擢不次。

各軍衛官守禦界口，偶有失事，覓盜蹤，求盜引，與士卒均勞者，中賞。依次擢用。

各軍衛官於水陸防禦事宜，不能先事熟籌，遇盜發不敢退避，間有斬獲者，下賞。予金帛。

各軍衛官如敢偷安曠職，縱兵為害，與盜為緣者，兵則寸磔，照神泉叛例，官下獄治罪。如與兵同惡共濟者，以上方劍刑之，懸級轟下。

一、郡縣官吏，遇地方盜起，及海賊來犯，多備糧餉以支借鎮衛，寧濫務缺，以責成功。事平，報台核實給放。如有心刻削，及任意遲違，致將士嗷嗷，藉詞無力擒御者。以坐失機事論罪。

凡兵將紀功不一端，抵罪亦非一節，擇其較著者，曉諭爾曹，尚其敬而聽之。年月日，節台榜。告誡三日後，忽有人夜書於榜尾云：

吾視此城，危於繫卵；吾視此城之官，樂於處堂。白雲（山名）崔嵬，白鶴（灘名）飛回。悠悠山川，何處理君骨哉！

厥明，門者以告。節度使方集僚吏，計擒妖言者。堂上下正喧闐時，一鄉民跪言於軍將云：「是某所書者，乞入白。」擁之入幕府。其人請屏左右。即陳云：「某農人，昨將寢，忽金甲神附身，自攜炬塗抹之。某實不識丁也。今晨，又遇矮道人，出一帖授某，某命轉呈進。」節度使覽之，乃隱語也：

老牛莫倔強，頃刻豬婆相。火作丹樓十千丈，三口平吞廣利王。三弓救取海和尚；苦無量，酸無量，嘗到甜來豬腹脹。

節度使詰以矮道人所在，答云：「彼將為國師矣；豈能為汝召之即來。且云鬚霧鬣，未定何山之巔，何水之湄矣。」節度使勃然曰：「妖民也！」命仗之，腰間懸一紙。書三句云：

隴西公，不可打村翁，打之萬里行湟中。

詞意唐突，益震怒。急呼重杖。刑將及而人已杳矣。滿庭錯愕。門卒來報曰：「鄉人委蛇出門，雲奉命偵賊情，果有是事否？」節度使曰：「此人未必為妖，或矮道人之張也。然姑置之，毋惑遠聽。」適參議區星入見，以前後妖惑狀示之。參議瞿然曰：「下官亦有秘陳之說，得毋暗合乎！」節度使引入小閣語，即蹙額曰：「粵事孔棘，節相欲無恙耶！」節度使詔曰：「實苦不知！」參議曰：「相公聞近日有廣州王否？」因促膝耳語曰：「比南海之鄙，石灣村人告變；言其鄉之猾，殺人多矣。村人之父兄輩，被猾害者五人，皆隱忍不敢言也。將有言而頸骨斷者，亦不止其一鄉人；此人則尤號慘痛心耳。下官深夜，獨聽其詞，賊已私署偽官，聚糶糧數十家，可供幾萬人食。仿吾軍中器械，無不精繕。陰謀已成，烏合者無論矣。死黨殆不止千人，又奉一幻術者，出入神鬼。惟彼見人，人自不見。故賊亦善遁。」節度使微叩賊姓名。參議以筆書曰：「自署廣州王者，今為鄺天龍。似有慕乎劉睽之更名，本何姓，故廣西蠻也，已成之羽翼，垂十五年。聞術人陰為畫策，搏泥作土牛，喝使行走，噴水畫七豬。咒之，自壁間下地，期以巳年辰月庚申日，牛與豬生活。始遂逆謀，斯又得之於賣卜人。下官留心三月於茲矣。乃今端倪已露，正欲稟白，不虞訛言之來，牛與豬忽相映射。雖然，太白化小兒為謠言，未必時人能解，大都此邦杞隴，斷非從容坐論之時。下官請分八路掩捕之，倘巍峨百雉，不陷劫灰，事或有濟耳。」節度使涕泣謝之。參議去後，朝廷有使命至，以隴西公前年按閩獄，事涉曖昧，左遷

涼州都督，竟有玉門之行。參議往問，節度使悵然曰：「前者妖言驗矣！此行非惶中乎？公宜努力戡亂，無徒怨別離也。」參議退而大悟曰：「亭節相之貶，其定數乎？然後來者必駭圍中丞也。兩君之號，以亥代丑；正如詛言牛化為豬，是又非賊中所喝咒之二畜。然下數句，久亦必驗，第無從預測之。」時賊鋒既長，賊鋒彌。賣卜人謂參議曰：「天龍之黨婁萬赤者，先為楚麻陽人，幼得奇疾，入大西山書穴，遇侯老人，傳以離朱生遁之術，煉形於火，禁咒鱗蟲。始入五溪蠻中構亂，其酋頗疑忌。亡歸粵嶠，說天龍而輔翊之，即曩所謂幻術人也。嘗以妖火護天龍，變化萬態，煽惑數鄉人，雲彼以火得道，天龍應火德者也。有中原竄士陸無倫進謁，大傾倒，願任馳驅，萬赤言於天龍，署偽通島使。直不揣魚游釜中，妄思劍倚天外矣。」參議曰：「夫制賊之方，固宜多多益善。亦乘其偃伏時，先據頭地也。」乃授策八路：郡二，縣五，巡檢一。曰暗練鄉兵，無求武人衛。私布賞信，先從富室謀，早晚得急羽，即入剿。又恐海幟交結，以西南隅屬海尚兩都督備交；以東一隅屬甘指揮備倭，密書一晝夜，達甲子城。指揮謂燭生曰：「隴西公有廊清之志，又解印西行，百城之憂，非特三沐之感也。鄭賊何如之梟獍？敢發難自取湛族，而害此一方民耶！」燭生曰：「請展徹土作稼之文可耳。」與指揮同拜手展繹其篆云：

歲大荒落月行龍，孽龍鬥禹山神；子夜則起，申晚而滅，甲部遙分龍一爪。

燭生曰：「槍別浮之光，不箭射將自墮也。區參議必能辦此賊。然備倭之事，不以畀鎮官而責成本衛，知真倭假倭，消長存亡，係於君之赤手。吾謂真倭前攻神泉，被吾伐謀誅其內應，必不敢再犯。致有損摧，應鄭城之招致者，必偽倭黑魚頭也。二溜蠟書來，君可定行期矣！」指揮曰：「然則君自守新轄之神泉，吾有師期，必使走告！」燭生慨然去。

是夜，漁人有以釣筒獻者。指揮命以餅金犒，攜筒秘室劈之，得小溜蠟書云：

沙明密達：鄔鬱於某日，持倭所給令矢，投老魯帥艇。老魯始猶疑其兩端，別艇候調。前月盡夜，老魯呼鬱密語，鄔天龍以檄來召，連兵致擾，有合乎縱橫之機。但未略一舍，未踞一垣，妄自尊大，即擁偽號，恐妖由人興者，火還自焚也。子為我覘之，王者自有規模，元勳亦殊氣象，果有異焉者乎！與其事定而識海水，驗東風，不如應之於先，遙結與國矣。否則第然諾之，仍自為計，豈無端受黠蠻役也。鬱承命去石灣鄉中，以報使禮見鄔。其人赤色憤服如火官，詞意甚倨，旁一高座，號婁仙，亦服飾如火官之相。幕中懸畫幅，題曰：「倒海圖。」婁仙謂鬱云：「諸島之人情向背，吾於此圖得之。島長之年將歲君，亦存此圖之水盂內。爾老魯戈船起海東久矣。欲見其狀乎？」就畫幅中手探一盂，貯水過盂面而不泛溢。令鬱就視之，見黑魚頭坐盂底，兩手反接狀，鬱大驚色變，婁仙笑曰：「彼不來助吾王，吾就盂中擒出耳。可亟歸告。」鬱乃疾還島中。陳所見語。老魯大恐，西望遙拜，將率輕舟犯虎門應之；又鬱在鄭賊帳下，聞其黨私喜曰：「新節制未來，而區參議被吾婁仙咒將死，死則大城唾手得矣。爾公爾侯，能不興之暴耶！」鄔鬱所探如是，老魯將出。故明所受策；雖購得其人，事尚未行也。常越亦潛估客船，靜以待命。月日時明飛達。

指揮尋思賊計若行，參議必不可活，惜無人識其術而力破之。斯時更僕致辭，恐天奪臥虎之速矣。而肆索枯魚曷為哉！漏下三鼓，搔首出帳中，仰見星斗，歎曰：「圖賊之才，自應星象。區君豈虛有其名乎？」忽有聲從北方來，似爆竹灑水落帳前，有光浸眉宇，指揮驚曰：「星就變矣，區君安得生！」光四散，移時方熄。牆陰覺有著木履前者。視之，人僅四尺餘，履高一尺許。指揮掣劍呼曰：「魅莫侵我！」其人鼓掌笑曰：「使君畏魅歟，抑畏星歟！」指揮曰：「星變如是，宜若輩之敵人也！」其人曰：「使君果高明，應識我，無疑為鬼。」指揮曰：「汝何人斯，肥而短，前以妖言進隴西公者，非汝乎？」其人曰：「我固矮道人也。先在廣，變形為鄉民謁節相，將有所白。節相目為妖而杖之，我始隱去，亦知鄭賊終發，刀劫焉逃；區參議托志忠雅，為賊所算。故以今夕借天漢白榆星落，樞星代之死。榆星存矣。然區慊慊待盡，我不往，咒未可解也，因使君與區同患，故來相詣，且求一薦書去，使書生不疑，吾道可展。」指揮審視良久，恍然曰：「記君於二十年前，曾在遼海沙磧拯吾；吾叩姓名，以李長腳告。時方頹然，今何為而促縮無所長也。是二是一，吾轉惑焉？」其人曰：「始我學道未成而為盜，脫君難後，以跳長城窟，為山神別，匍匐尋本師，就殘體易矮形，凡入山十年而道成。本師命出世掃邪魔，扶忠義，當完陽九之數，功未及半，心實瞋皇，幸迫我以時，責我以事，道心亦云慰矣。」指揮乃延入內，亟為書云：

鼎白：石灣賊不久當敗。然生心之蟲，伺影之蠹，有不可知，最難料者也。來矮道人者，明陰洞陽，遭為君治疾，乞秘之室中，必能宣力，以術破術，其亡不亡，而國而家幸甚。

矮道人去後，指揮將以舟師援虎門。燭生使人告曰：「從事謂不宜離新城，早晚老魯必至。」指揮以沙小溜書示之，使人云：「從事知鄭賊必通老魯，兩惡易合，亦必助之矣。然知我師集虎門而暗襲甲子，又搆虛之策也，請伏崎石港待之，彼遇伏而遁，我乃縱兵出擊，亦可以破其鬼膽矣！」指揮曰：「桑君真勝我一籌，謹如教！」遂率兵往崎石港設伏。

三日，賊竟不至，指揮疑，令諜之。返報曰：「老魯以便道趨汕尾，碣石中衛張指揮以三百人迎戰不利，群賊駕舟入窟門，見山頭一道土作鶴聲指賊艇者三，即觸石碎。老魯與十人棹三板船逃去。故不敢東下。」指揮曰：「殆又李長腳立一功矣！」撤兵還新城。而燭生先一夕自神泉返，指揮告以老魯東犯，途中為矮道人呼風破之。故免於崎石港之戰。燭生曰：「矮道人之名，吾在閩中耳之久矣；不助他將，而沾沾為一張中衛解圍，何取乎爾？」指揮曰：「不然，道人識吾時，恃其金剛禪。入於辟支果，雖幻五里之霧，終驅四山之風，遭別以來，皈依於正，固將盡債軍之將，而咸與圖存。陰行善事，斯為陰功，道得於心，斯為道德；雖恆怯十倍於張公者，猶將隻手扶之也。不惟其人，惟其績，所謂神通矣。

旬日間，聞區參議濟師，即道人得志之期耳。」燭生以手加額曰：「公少遇異人，都非凡骨，以其能事，仗助邦家。古稱雲興四岳，霖雨自天者，此其一時也；可不賀耶。」忽門卒報有女子願入廣州，滅賊自效。指揮命人見，此女羽衣玉佩，水色雲容，出一篋呈覽云：

兒紫府仙家，丹山鳳霄。水晶宮裡，惟小相憐；雲母帳前，以嬌自貯。念劬勞之龍伯，膺保抱於鯨人。女不患其仇離，翁尚歡夫豐饒。乃者火妖為亂，詛祝及乎鱗蟲；因之泉吏告凶，逋逃嗟我介士。是用忘其螳臂，無庸畏彼虎鬚。將命高堂，願言夙駕，蛟螭有眾，謹隸節塵。珠羽之流，甘當旗鼓。期門靖獻，真不虞其火攻；大蠹因依，庶將滅此朝食。

指揮曰：「神女適從何來？義師遽集於此，只恐逐天兵之隊，無能揚水部之鑣，稍隔幽明，難同紀律耳！」女蹙然曰：「石灣邪師恃其惡燄，咒陰火而驅毒龍，國中居民被其沸羹，無不痛心疾首。身是龍女，請於君父，挈練卒百人，自新城中央井中飛出，俱願潛蹤幕下，同指仇方。謹以名冊進呈，惟祈籍入軍伍，呼之應變，必著成勞。兒自能隱形，無不堪供驅使者也。」指揮諾之。女出百人名冊以獻，即已不見。指揮與燭生計：「君為吾城守旬餘，吾自率勁兵五十名，駕數漁艇直搗石灣。待龍女成功可乎？」燭生贊曰：「斯脫兔之用也，神乎神乎！」指揮將行，新節制傳檄至云：

兼嶺南節制，御史中丞，檄甘指揮遵行。參議區星，病中力薦該衛官，戎韜素著。艦績時勤。茲有斬木揭竿之虞，爾其偃旗息鼓而至。倚任非一，踟躕至三，便速赴援，勿稽來會。某夜四十刻插羽。

燭生曰：「公此行天時人事，適逢其會，龍女來助，良有以也。」指揮乃令兩裨將協桑從事居守，自以五十人裹十日糧，駕漁艇西上。至廣州城下，區星已遣健步俟於，迎入計事。指揮密呼龍女云：「汝等百人於何隱形，吾入區參議廳事，能相從否？」聞女答曰：「兒隱於明公之佩囊中，所率百人，隱形於戰卒五十人之身，以兩化附一神也。與參議談，只須明公一人去，兒將因以助矮道人焉。」指揮入，參議尚臥疾。就榻前問訊，參議曰：「事棘矣！病殆矣！治疾之道人，前夜為盜所殺，喪其首，無從覓得之。因附耳言：石灣賊聞以今日起事，君盍探乎？」指揮曰：「第不知今日地支，可是子否？」參議曰：「王子也。」指揮曰：「可遣諸路進剿，亦以今日。但矮道人無首處，吾當驗之。」參議命從者引之去，則別居一量笏地，道人軀坐於床，而首斷處不見血。指揮命從者出，呼龍女曰：「所以助之如何？」聞女答曰：「婁萬赤咒區參議不死，而矮道人至。先以所著木屐化山樓，置參議遊魂於其上，萬赤吐火焚山樓；樓下一長劍出刺萬赤腹。腹破裂，胸中火散地，盡為水銀，蓋劍即水銀所成，道人之術，誠超超矣。萬赤怒，以帛束腹，與門於白雲山頭，役使火蛤蛭結隊刺面目。道人呼李左車挾十二雷彈九擊之，其蟲斃。一彈丸入萬赤左

目，碎其珠。萬赤敗走，道人返丈室跌坐，將運神，首忽自落，是萬赤遣鬼母以元陰池真鉛刀斲之。而坎壅於白鶴灘上，道人無恙，明公勿憂，兒自去捧首歸耳。」

指揮大駭，即反其戶而出。夜分，夢與龍女赴白鶴灘，索道人頭不得，慟哭幾絕。則見道人之軀，自遠沙而至，腹中語曰：「無哭無哭，我自將頭續。」就水中撈出一鼈頭戴之。指揮曰：「非非！」龍女曰：「是是！」互爭辯而醒。聞龍女言曰：「道人身即鼈也！」道人大笑而入曰：「道人元無首也！」稽首謝龍女。指揮喜，還告參議：「矮道人未嘗死。」參議躍而起曰：「吾昨夜已霍然愈矣。」道人亦至。謂參議曰：「君可分兵搗石灣，指揮自以漁艇去，吾以庚申夜，候捷音耳。」即走入室中不復出。參議送指揮去，乃調八路剿賊官，廣州木守，端州黃守；各以兵將百人，駐三水縣西北兩江口，防賊援。南海番禺二縣令，率兵役守東西炮台，及海珠寺。順德、香山、新會三縣令，以游兵散役，駐西南各村堡，俟賊至擒斬。五斗司巡檢柳皆木，率鄉勇進石灣擒賊首。參議自出南門策府兵，合副都督二人守禦。中丞則不動聲色，日與僚吏縱談詩古文字，從容坐鎮而已。初，柳巡檢者，人也。嘗與少年不良子勾當，區參議計擒之，賞其罪為緝盜使。未三年，以獲盜功，請於都台，擢捕職。粵有司咸病之。或曰：是即風詩所云『無拳無勇，職為亂階』者也。以鄉勇入石灣，鄭天龍正率其偽總兵二人，大閱於沙口，見皆木至，噴三昧火灼之。皆木踏地。天龍命縛之，刺其鼻放焉。鄉勇多戰歿，偽丞相妻萬赤突入中丞署，中丞方坐園林賦詩云：

戟門從不戾飛鳶，老去山林得靜便。
陸賈高談應問水，任翥故事總如煙。
無多舊雨都成夢，有幾春風卻放顛。
兀坐寸衷平五嶽，免教蠻觸戰愁邊。

萬赤偽為掃地夫進曰：「相公詩實佳，直恐催租人敗意耳！」中丞曰：「汝亦解此中語雲耶！」萬赤云：「請學步若何？」中丞授紙筆和云：

已見公輪制木鳶，腐儒墨守論便便。
帝車欲碾群峰靄，臣節徒臨萬井煙。
勇亦褻氈隨郤吃，狂曾濡筆過張顛。
也知節度非襄樣，特與浮楂閱海邊。

萬赤和詩畢，牽中丞去海上，果一舟澳口，有漁人大呼曰：「相公不可入艇，此石灣妖人妻萬赤也。豈掃地夫耶！」中丞如夢醒。萬赤怒，以掌中雷劈，漁人但張口如吞咽狀，竟無所損。惟笑曰：「雷而不往，乃非人情。」還震一聲，燒萬赤鬚眉殆盡，衣帽俱裂，萬赤走入舟去，瞬息舟亦無有。漁人謂中丞曰：「民苟遲至須臾，相公必遭毒手。」中丞感之，問姓名，答云：「只詢區參議便相識。」袖中丞手曰：「起還署，是處離東門已三十里矣。」中丞從之，若御風行者。入園林賦詩處，則見一僵臥人即其身也。先行海上者，殆精魂焉。漁人引手推墮其魂，始欠伸而蘇，漁人不見。中丞急召參議入，示以妖人所和詩，並魂遊諸幻境。且述漁人語。參議曰：「必矮道人矣。請率將吏出節府，視師城上可乎？下官先驅，諸道用命，此賊不足平也！」中丞投袂起，登南門城樓，誓師出涕。遣柳巡檢以無能被刺來請罪。中丞為之掩鼻。參議曰：「君太鹵莽，輕而不整，故有此挫；然亦吾計之疏也。」遣醫者補治其鼻，得少皮肉雖內陷，勝於掘穴者矣。參議以中丞令，檄甘指揮進搗。初，石灣賊黨，大半脅從。參議問左右曰：「郡中人有能入賊中，挾餅金以賂賊黨者乎？」左右曰：「曹鎮，郡之名捕也，只其人可任使。」遣曹至受密計，攜三千枚餅金入賊中。有鄭天龍之妖童渠灌兒者，年十六，為天龍所狎，其父兄皆被害，忍而遭淫，實未嘗須臾忘報也。是兒有力善鬥，火攻之術，亦受之婁仙。是時曹鎮偽為投納者，入見鄭之兩偽將曰：「大王事成，君等皆公侯矣。亦提攜曹某否耶？」兩人曰：「汝常在廣州，揚言擒吾輩如捕鼠者；今竟何如，抑別有詐也？」鎮曰：「我將以全家為托，各饋五百枚，何言詐也。」即分送其物。兩人曰：「陳於大王乎？或拜賜而嘿嘿乎？」鎮曰：「嘿乃甚善！陳則令大王疑，但得寄居所。當續有所進。」兩人喜，置之密室中。

一日鄭與婁計事，灌兒出視二將，忽聞別室中小語，往窺之，見犷言者復有野客。闖然入謂二將曰：「彼何為者，公等有外交耶？」二將遽窘促不能答。鎮故機警，即大聲曰：「軒軒震舉，得非反顏事仇之渠郎！」灌兒詎曰：「爾何以知吾而置之也。」鎮曰：「揭日月之仇，無人不憤；奪風雲之色，望氣可知。我犯難此來，為保全幾片美玉，毋使與頑石同焚耳。曹捕長大名，廣州小兒，聞聲不敢啼哭。君等終為賊徒，則請縛吾；終為壯士，則盍從吾？」二將曰：「從之若何？」鎮曰：「便縛渠郎。」灌兒大慟曰：「小子為無口匏久矣。椎心泣血，不死有待也。亦惟捕長之命是從耳，何為縛乎？」鎮曰：「苟如是，吾亦以五百枚壓驚，有事共議，洩漏者將吾頭去。」於是灌兒與二將，皆齧臂出血盟曰：「苟不聽捕長驅策者，遭神殛。」各泣拜而退。時距起事日，已自壬及戊矣。甘指揮率五十人持短兵入，婁萬赤以火軍三百人迎敵，衣帽皆赤，呼聲若鬼車。五十人接戰，如入燎原也。龍女暗謂：「指揮急退至河上，吾命所部克之。」指揮令曰：「賊火方熾，其速退！」五十人轟然出走。萬赤以劍指曰：「弟子輩可擒甘鼎來，為區星斷臂。」群賊鼓噪，追至河濱，風雷怒生，五十人齊下各露鱗爪物二，激水沃火軍，奄然俱倒地，短兵並起盡戮之。萬赤袖出一物如熏籠，單指揮首。指揮一舉手，飛大珠如龍眼，穿萬赤猪，熏籠自解脫。萬赤臥地咒曰：

崑崙火靈，賜吾火精。火中秘陰，水族之金。潛不來助，靈官震怒。釜底添火，游魚孰躲。

咒畢。五十人齊下鱗爪物一時都滅，三百頭顱中，有自跳擲者。萬赤亦起，持劍來刺。指揮將與戰，聞空中有嚶語咒云：

神龍水生水龍木，龍火能燒鬼火腹。
一妖出頭禍萬族，一妖懸頭炯萬目。

有白練裙自空下，是龍女縛妖之物。萬赤化雌霓遁去。指揮入賊巢，則鄭賊已為渠灌兒所擒，兩偽將違曹鎮約，將以兵救，霹靂起天半，俱擊死。——是矮道人坐鷓尾上作法誅之，應其誓言也。賊眾竄西南者，多被擒斬。三水賊援，亦為兩守所率兵將敗走。最先犯東西炮台者，皆殲焉。指揮凱旋，則庚申日早也。參議請於中丞，獻俘南門闕。臨刑，鄭賊歎曰：「吾殺人也多矣，有不亡之廣州王乎？」灌兒在旁置曰：「賊以土狗，偽稱天龍，燼人之廬，夷人之墓。饑我父兄，坼我家室。淫凶以族，劫殺為墟。發上指而罪紀天庭，心中焚而冤連地軸。幸垂死之孤兒，受成謀於捕盜。假陳兵諫，潛用火攻，以妖治妖，不縛自縛。今將寸磔，早欲分羹，三十里之鼓鬻，行堪洗耳；四千家之膏血，胡勿燃臍。」監刑者為木守。令灌兒戴花引巨觥，以揚其擒賊之功。曹鎮亦次賞。然後割天龍肉，仇家啖之立盡。首令南門，兩手釘左右兩都督門外，兩足分遣送碣石甲子二衛城。釘於堞。從賊斬首者十人，減死戍遠方者三十六人。論功，中丞請於朝，以甘鼎擢鎮撫，區星擢右布政，文武升賞有差。是夜，矮道人吐火燒石灣，將伺婁萬赤，見偽帳前有碑然，視其文，為將軍馮益建。益故洗夫人孫也。道人以劍畫地，碑自移去二十步，更掘視，碑下忽黑煙萬縷衝出，見一物首六翼四，手三足一而十趾。道人擲劍化匹帛裹之，物鼓翼飛去。適參議來召，道人悵惘還省中。

蚩氓何事揭竿行，武將文臣奠太平。
縱使黃巾俱敗死，豈容黑鬪稍偷生。
仙人掌上無磷火，龍女胸中有甲兵。
怪怪奇奇書不盡，看予攬轡志澄清。
兩谷道人諍曰：

庚申比甲子長四千支，老金始從革以作辛焉。生壬男癸女之水，實茁甲木，是庚為甲之大父，而甲其孫枝也。猿猴嘯天闔以呼天雞，致二犬三豕之物，偕來鼠子。是申於子為貴族，而子其細民也。甲子城而繼之以庚申日，若言先甲三日辛也；辛為金之仲，實本於庚為金之伯也。且城歷歲時而崩圯，日無歲時之不流行，殆窮源而著始者歟。

道家守庚申日，以是日也，三屍神以人之惡，陳達帝庭，則罰或及之。故不寐以守其神，久之乘夜逸出，運心鑿為意劍斬之。

斯彼神死而吾神生，然非存養之功，一剎那間，鮮不失守者矣！史中先著甲子城，示立命之亟，次著庚申日，示閑邪之難。

書為先天之符，碑則後天之象；書與碑俱開闢於夏禹洛書之後，厥有岫嶼碑。然書真而碑偽。偽者並不能廢，真者庶幾僅存。碑之奇略同於書矣。書與碑分顯晦於秦皇，焚書以遷，乃置嶧山碑。然書仍出而碑復焚，焚者失其真，出者又增其偽，書之奇終勝於碑矣。吾謂甲子城同文之書符先天，主乎常者。庚申日沒字之碑象後天，觀其變者。

碑何以移？《初學記》曰：「碑以悲往事也！」夫在山者剝於山精；在水者蝕於水母；在宮者宮燕而崩；在廟者廟易而毀。在衢者幾人作歌？在墓者何鬼不哭？若是其悲也。史氏移之，移其悲於古人，則今人不暇自悲，而轉為古人悲者無有矣。移其悲於無古無今，則古人而豫今人之悲，與今人而復古人之悲者悉無有矣。夫而後，性命之間，不以悲損，而吾道可成。蓋移碑之心，切於遷鼎；移碑之力，大於拔山。既服其神，愚公亦畏其癖也。

碑，植物也；移之者，動物也。物理相感，故物旋萌。碑，志怪者也；移碑，行怪者也。怪形已成，故怪旋起。逢怪物者，物萌於太空，怪起於皇古。而吾以下壤之俛蟲。今時之妙識，闖然而逢之，傷無道則以為非人；嗤不祥則以為怪物。非彼之迎吾，吾實逢彼。如《春秋》之義，諸侯相見日遇焉。嗚呼！不能遠之，烏得逃之。茲之逢也，精之則鬼神之通，約之得禽獸之異。不然，而人化於物，妖由人興，碑下之怪物，即返於虛無；室中之怪物，自矜其品匯矣。奈何？

書之奇者，乾三三，坤六六，而盡信之書不與焉。物之怪者，陽一君二民，陰二君一民，而資生之物不與焉。自奇書出而盲目腐刑之徒，有所發明，自怪物生而牛首蛇身之相，因而附會。故有書必有物，書不奇者，物不怪也。